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亦舒作品集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散发

作者：亦舒

若不是亲身经历，谁都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么多不如意的事，一宗接着一宗，都在一起发生。

先是父亲病了，看了三个月的医生，便寿终正寝，替父亲办完后事，我节蓄已经去得七七八八，母亲伤心之余，没有心思再做家务，成日靠在床上流泪，我只得雇个佣人来照顾她。

正当要节哀顺变的时候，发觉端木的兴止诡秘，起了疑心，略加打听，发觉原来他与一个打字员走得很近，所有的亲友都知道了，独独把我一个人瞒在鼓里。

我便叫他出来谈判。

“要分手便分手，我是无所谓，但是何必瞒着我，叫我丢这个脸。”他便干脆的说：“玲，我们坦坦白白的说吧，我觉得你天一在愁眉苦脸，满腹心事，我又不能帮你，看着你烦恼所以……”我苦涩地说：“我家里发生了那样的大事，你还想我恁地？”他说：“你一直是很沉重的一个人，开头我被你的气质、能力及智力所吸引，后来发觉心情变得同你一般结郁……她，她不一样，她很简单……比较适合我。”我沉默，我们走了三年。

“下了班之后很疲倦，想找一个人伴着看戏跳舞，嘻嘻哈哈……我是一个平凡的男人，要求很低……”我完全明白他吞吞吐吐想说些什么。

他也知道以我的脾气来说，决不能容忍什么第三者，他就是在等这么一天。

我和颜悦色地说：“不要紧，我们以后还是朋友，你跟她去好了，做你爱做的事。”他很感激，把手按在我手上。我连忙缩回手，有种脏腻的感觉，不知恁地，不愿再与他有任何接触。

以前也接过吻拥抱过，我皱起眉头，怎么可能，同这样一个人。女人的眼光很多时候差得连自己都不置信，随便抓一个莫名其妙的人，随便走起来，最后随便结婚，或是随便分手。

多么可怕。

我为这件事羞愧。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小女孩子，认识端木那年已经二十四岁，刚刚大学毕业，这么没有眼光。

我站起来，“一切结束了，再见。”“玲，”他还想说什么。

我反而要安慰她，“无所谓，别放在心上。”他非常安慰。

就这样子结束一段感情。

真奇怪，有些女人一嫁便得顺利如意，后来那数十年便专职结婚生子。我单是找这个配偶，怕得穷数十年之勤力，许不一定找得到。

心情奇劣，仍然控制着。

母亲渐渐疑心，问我：“端木呢？他怎么不来？”我说，“他出差到外国去了。”不想在这个时候解释。

“到哪一个国家呀。”“英国。”“怎么没听他说起？”“我们家那么多，他插孙下嘴。”妈妈说：“要钉紧他啊。”我最恨就是听见这种话。钉，什么叫

钉？我没有这个遗传，没有这个本事。

忽然我发觉连妈妈都成了负累。父亲过身后她就拿我来作替身，过分的关心，太多的意见，都形成一种压力，我又没法抛下她搬出去住，实在很痛心。

下班回到家，还得应付她的问长问短，不能休息，心神俱累。

如今我才知道有兄弟姐妹的好处，家庭中的责任，大家分担。

不是说我嫌妈妈，而是最近压力实在太大，令我想找个窝孵下去，不再挣扎。

每天仍然得上班。

以前每隔一天便洗一次头发，现在一个星期也不想动手，头发腻了油了，便束起来。衣服拿一套出来便穿足三天，我的外型是大不如前了。

同事们给我面子，对我呆滞的能力及表情表示容忍，因为我鬓脚别着一朵白花。

白花除下之后，他们的要求便跟着苛刻起来。

我仍然没有打扮自己，且染上了烟癖。

老板对我算过得去，但一下子冷，一下子热，一张白板面孔老是没表情，大眼睛永远在翻白眼，他同我说：“不要对同事板面孔。”敢怒不敢言还不可以，非得挂个笑脸不可。

实在笑不出来。晚上做梦，一时间看见自己端木结婚了，一时间又觉得是另外一个人，比端木更好的，他叫我一切不要担心，他会照顾我，对我好。

感动之余，泪落一地，醒来的时候，枕头还是湿的。

就在这个时间，。升级的名单公布，人人有份，独漏了我。

我一双手抖得象筛糠似的，如五雷轰顶，一口气说怎么都提不上来，卡住在胸腔里，腿里象塞了棉花，浸了醋，手足无措。

同们兴高采烈地谈论伟大光明的前途，我哭不是，笑不是，不知如何应付，没个去路，只好埋头苦写，等于一张纸都写满了，猛然发觉是“明天不要起来就好了，明天不要再醒就好了”。

我整个人象崩溃似的，挨到下班，躺床上，眼泪忙不迭地滚下来。

妈妈过来说：“我都知道了。”我转个身子，她知道什么？她要是知道做人那么辛苦，就不该生孩子。

“端木是不好，不过你又不是七老八十，怕什么？”“让我静一会儿好不好？”我哀求。

“好不容易等你下班，有个说话的人，”她咕哝，“不了一整天，劝你一下，又好心没好报。”我不去睬她。

她仍然不放过我，“快快再找一个人，比他更好的，出口气。”我不出声，想起我听来的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终于找到更好的人，只是在十年之后！十年。争不挣这口气已经不重要，十年后！

十年后一切无痕无恨，还有什么气，各走各的阳关道或是独木桥，都与人无尤。

最恼人便是明天太阳还是照升上来，我还得鼓起勇气去上班，面对一切不如意与不景气。

老板益发瞧我不顺眼，我就算写二十六个方块字也还是错，我连辞工的力气都没有，让他开除我好了。

现在外头做事的人，都轰轰烈烈的，动辄拍桌子走人，象我这样好脾气忍完再忍的人，吓呆了老板，一时间他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打发我才好，待他冷静下来，必然会得对我表白，届时再辞职不迟。

现在我的情绪一败涂地，很难叫我主动去做什么，先混一阵子再说。

可是老天爷还嫌我太轻松。

第二天母亲就病了。

把她送到医院去的时候，我巴不得躺在担架上的人是我，而不是她。

我也希望明天不必床，不必再应付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情，不必再扮着笑脸设法升职，找对象……一切都太令人劳累。

医生同我说：“令堂体质很差。”她需要住院。

我下班便来回地探护她。

住院费用是一笔大数目，到这种地步我反而镇静下来，事情不可能更坏。母亲要不好起来，要不病逝，老板要不开除我，要不留着我，一切公开了也好。

我一日拖一日，心上犹如一只老鼠在缓缓啮咬，寝食难安。俗谚云：失意事来，处处以忍。我痛苦地，默默低头忍耐。

气候那么恶劣，我连一个挡风的地方都没有，吹得冰冻，一头一脑都是灰沙。

渐渐我连朋友都生分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处处要强颜欢笑，越是处于劣境越要充着些，这个社会是锄弱扶强的，路见不平，哪里还找得到拔刀相助的人，不平？把它踩踩平。

心中被父母亲的病以及端木的无情折磨得麻木，对同事朋友的冷眼，便看不到那么多。》公司里连二接三有人请客饭，庆祝，兴高采烈，唯恐锦衣夜行。不参加，益发显得小气，参加呢，坐那里还得摆出一副合作之款，装得太开心，人家会以为这个人没点血性，怎么搅的，也不懂得惭愧难受，装得不乐呢，也不行，人家又想：没才干就得认命，干吗闷闷不乐？真是好有一比：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

老板的待遇也不同了，指着我说：“你！帮他听电话，他在赶功夫！”就差没把我的皮剥下来铺在门口给众人当鞋毡。

天下有这么势利的人，世态炎凉可见一斑。

我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离职。

现在走也不行，人会说我赌气，我彷徨到了极点，面孔上有种出奇的倔强以及不在乎。

等母亲的好了再说吧，现在连做求职信的心思都没有。

母亲并没有地转。一个月后，我在心焦力瘁的情况下，看着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没有哭，眼泪早已干涸。

我向老板告假的时候，眼睛并没有看着他，我已学会不去看人的面孔，他把屁股向着我，也没有什么分别。我低声说“对不起”，然后把告假条子递上去。

我得到三天假期。

家中少了父母亲，显得非常空宽，常常一个人坐在冰阴的客厅中，深觉生命多余。

最后一天，我趁着店铺未打烊，跑去理一个发，把油腻的发发剪掉，

熨得巾在头上，又买了十来套素色衣裳，正值减价，还拣了个便宜，又配了皮革手袋。

再没心思，也得从头开始，活着的人要活下，从头收拾旧山河。

第二天一身全新的去上班，虽然没有化妆，也觉得同事们对我略加注意，觉得对我颇有从头估计的必要。

我不是为他们，而是为自己，再不如意，也已经发泄够，即使表露，也不必如丧考妣地永远不饮不食。反正是要活下去的，不如把臭皮囊装饰得美丽一点。

一切最坏的已经过去。

滑稽的是，母亲在银行的保险箱一打开，里面有四十多两金子，时值十多万。

早晓得有这笔钱，我就辞职不干，从头来过。

此刻做生不如做熟，反正老皮老肉，也不想看报找新工，数个月瞧瞧形势再说。

我不能没有工作，即使现在白天劳累一天，晚上回到家，还是得很。

竟没有机会认识新朋友。

公司里来来去去是那一班牛鬼蛇神，我现在晚上又不出去，哪里有伴。

听人说的士高里风光非常好，十分钟便可以交到异性“朋友”，搭着肩膀亲亲热热离开。

我并不是受首先观念束缚，而是深深认为这种男妇关系不但邈邈，基本上也解决不了寂寞愁闷。

也许端木说得对，我心情太过沉重，神情太过拘谨，所以不受朋友欢迎。

谁的心底没有一两件不如意的，谁的生活中没有小挫折，也不必象我这么成日价愁眉苦恼的。

李太白那“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太过潇洒，商业社会中不容许这样的行为，我还是抬起头来面对现实的好。

这般阿Q精神一番，我觉得有种前所未有的胜利，面孔上居然露出微笑。

同事甲同我说：“你知道吗？老板要转职。”“什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闻。

“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未必做得长。”“不一定，新老板是谁？我们这位又怎么要走了？”“唉，你家在这半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也难怪你无暇兼顾其他的事，他说要走已经很久了。”“走到哪儿去？”“移民。”哦，原来如此。

“新老板几时来？”“你不知道吗？”乙说：“下个月十二日。”“这么快？”丙问。

“他带着一男一女两个亲信过来。”乙又说。

我心想，事情不可能更糟了。管谁过来都一样，反正这一位老板不肯原谅我，我再努力也不管用，说不定新老板一上台，反而有个转机。

乙说：“你要振作点。”“我？”我问。

丙说：“是呀，年纪大了总会去的，做儿女要节哀顺变。”我说：“谢谢你们关注。”“情绪低落，会影响工作的。”“是。”我很温和。

过不到一会儿，新老板带着助手过来。那一男一女似金童玉女似的，

和蔼可亲，办事落力，看样子是要整顿公司的风气。

同事甲跟我说：“董小姐已结了婚。”最近同事们比较肯跟我闲聊。

“结了婚怎么还称小姐？”“现在流行这样。”“哦。”我说。

“萧先生是单身。”我微笑，我也察觉了，每当他走过，自打字员到公关部主任，都立刻表示关注，纷纷打招呼、起立、借荫头与他攀谈，小姐想高攀，太太们家里许还有适龄的妹妹、侄女、表妹之类。

而我。

在这一年里，我是灰了心，哪里还有心思，任凭人花簇簇地宦去官来，我老是皮笑肉不笑地做正经事。

不过趁着乱纷纷，我地位的危机似乎也已成为过去。

在骨节眼上，不忍耐是不行的。

萧先生传我进去问话，叫我说一说我那个部门的情况。

我很警惕，为什么单叫我？还是每个人都叫？我很中肯地解释一下，他问到细节，我就不肯说了。

他是一个很斯文的年轻人，看得出来来自环境相当好的家庭，面孔上有种未经风霜的朝气，但性格又很谦厚，见我不肯多说，就不再问。

象以前一样，我并没有趁此机会撑足了篷向上司献殷勤。

很久之前我已经发觉自己对人很冷淡，经过这事，更加孤拐，无法与同事融洽起来。

我在下班的时候收拾好文件，准时走。

其他的同事起码还打算多留十分钟，没事做也在纸上画乌龟，表示忙碌。

萧先生走过来，跟我说：“有一件事，你比较在行，我想请你一块去走一次。”我很讶异，已经下班了，什么事？“烦你今天超时工作。”“没问题。”只要是公事，便没问题。

女同事们投来艳羡的目光，即使是公事，也昌好的，能够与萧先生单独出去，啐！

我挽起皮包与他出去。

他驾车。萧穿一套呢西装，非常沉着的颜色与式样，配条文静的领带，我坐在他身边，有种和煦的感觉。

我们到一家厂去看货版，他觉得不错，正是我熟悉的题目，我第一次在他面前清晰表达我的意见。

办妥公事后他邀我晚饭，我肚子忽然饿起来，胃口恢复机能，说希望吃日本菜。

我们坐下来，我也不理他，先叫一小瓶清酒。

以前端木老说我没女人味，总等不及男伴问冷嘘暖，什么事都亲力亲为，想想真惨，男人看得起我，把我当男人，所以我不能再降级当自己是女人。

我很沉默。这是我一贯的作风。

我没说话，萧倒说了，“我查过记录，你仿佛在公司里不大如意。”“也不算挺不得意。”我微笑。

“上半年的表现不大好，是因为家事的缘故吗？”我喝一口酒，“下班了，不想说公事。”他点点头，“你好象不大喜欢争。”我还是微笑。怎么争呢？老板有电话来，我与别人同样坐电话机旁，别人有胆子把我伸出拿听筒的手

挡开，喝声“我来！”就咕咕哝哝跟老板说起来。怎么急呢？我说：“我是有点惰性，也相信命运，不过他们老说：性格控制命运，所以也不能怪人”。

“也不想改？”他问。

我说：“哪里还有得改？三岁看八十，都二十多岁的人了，哪里有得改？”他说：“是没有必要，不是错就不必改，每个人性情不同，是以有些人适宜从商，有些人适宜干艺术。”我笑，“我空有艺术家的架势，而没有艺术的天分。”顺手干了手中的酒：“晚了，萧先生，我想走了。”“我送你回去。”

“不必了，大家同事，何劳送来送去的。”“但是……”我到门口，伸手招了部计程车，便坐上去，“再见。”我说。

第二天在公司见到他，绝口不提前一天的事。

后来那些货的合同、交易，就交在我手中，忽然获得信任，我精神稍佳，我同我自己说：仿佛有一丝阳光了。

同事们对我发生了新的兴趣，不那么排挤，但到这个时候，我对世道已惯，此心倒处悠然，也无所谓了，天无绝人之路，一切事要处之泰然。

连董小姐都对我不错，我发觉她与都不喜欢来不及拍马屁的下属。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奉承，但大多数人都比我滑头，他们没进公司，已经把人与打听得一清二楚，一开头就知道怎么做，姿态美妙，效果自然不同凡响，我实在太懒散，现炒现卖，加上家庭变帮，更没心情去兴轰轰地办事，也是应该如此。

但脾气怎么改呢。

不可能有得改。

我是跟了爹那不浪遗传，他一辈子穷教书，一辈子没得意过。

白天似乎已经心情平息，一切与常人无异，最怕半夜醒来，胃痛得不能入寐，坐在床头细想从前，朦胧间不如意之事拂之不去，把我笼罩住，几乎窒息。我时时常流泪，白天又忘得一干二，从头开始。

萧第二次叫住我的时候，也是下班时分。

我有过一次经验，没有多问，便跟着他开步走。

上了车，他才问：“是日本菜，还是法国菜。”我转头愕然问：“什么？”他用一种婉惜的口气说：“你这个傻蛋。”“傻蛋？”“我们去吃饭，还是去办公。”我的面孔慢慢涨红，“唉呀，你这个人……”“太老实了，做人不会转弯，要吃亏的。”我说：“不要紧，已经过了二十多年相安无事。”他说：“我很欣赏你这种气质。”我觉得很露骨，这样说已经对我表示有很大好感。我？本公司有十多二十个花枝招展的女职员哪，不过约会一下也是很普通的，我还是别一心以为鸿鹄将至。

他把我带去吃法国菜，一坐下我便叫酒。

“你很喜欢喝一点。”他说。

“是，迟早要变酒鬼的。”我自嘲。

我们叫了蜗牛及芦笋。

我仍然想不有什么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仍然维持缄默。

他说：“不爱说话的女人真可爱。”我更加诧异，奇怪，我的一切缺点在他的眼中，几乎都变了优点。天底下真缘分这件事？他问：“你以为对女人来说：事业重要还是家庭重要？”我笑，“一个人生观不外是他生活经验的累积，我在工作上挺不顺利，你此刻问我，我当然说是家庭重要，一个幸福家庭是女人的防空洞，逃避现实的好去处。”我心里想：他这么年轻，不

过发一分高薪，看样子生活没有什么基础，不过找象他这样的男孩，也还不容易找到，这年头你说做女人有多难！跟了他，还不一样要早上七点爬起来去与办公室的风雨作战，只不过不是孤军，有个人陪打仗而已。

我一个胡思乱想。

“说得很好。”我忽然俏皮起来，“你大概约了近百位职业妇女，问她们什么较重要，职业或是家庭，而我答得最好，拿到第一名，是不是？”他呆一呆，也笑。大概是没想到我尚有活泼的一面吧。

我看着他，他扬起一条眉毛，“我觉得我们顶谈得来。”这就是男从跟女人的分别，象他那样的男孩子，只想要一个成熟大方的女朋友，情绪稳定地陪他说说笑笑，但是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对这一套丧失兴趣，巴不得三言两言便找到个好归宿，最好是经济情况稳定，可以请得起一两个佣人，让我在家安定定的一天吃够三餐，照顾孩子。

换句话说，萧的外表与内在再吸引人而没有实质，也是枉然。他并不是我这种年纪女人的理想伴侣。他比较适合那种大学刚出来的小女孩。

想到这里，我的态度更大方。我们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做人不得不现实一点，既然没有将来，那就要尽量利用现在，谈得来便要多谈了。

我与他很晚才分手，他坚持要送我回去，我就让他送，有个人接送也是身分象征，从此以后，我不必苦苦去挤公路车。

而同事对我的看法，也大不同了，对我说起话来，有种特殊的，热昵的态度，带着商榷性的。

我很感慨，这班可爱的人，转方向转向得那么快，真为难他们了。

我心中的结仍然没有解开来，仍然对他们没有好感，努力与他们维持一定的距离。

而且决定离开他们。

我正式翻报纸找新工作，忙着应征，很快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薪水好一点点，但是新作风新人事，不少免要花一番力气来应付，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过我非得过去不可，没有选择余地。在这里已经太久了，适逢那个时候说要走，人会多心，说我小气，现在已经有了转机，再不走，还待几时？我向萧递辞职信。

他点点头，“你这样做是对的，”又说：“难为你直忍了半年。”我说：“时间总是会过的。”非常唏嘘。

“相信你也知道，在公司里得意与否，只是公司里的事，应该与你个人价值无关。”“但至少也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徇。”我微笑。

“希望你在别的公司里可以一展身手。”我摇摇头，“象我这样性格的人……”“别气馁，那边的工作比较文静，也许适合你。”我耸耸肩，“希望在人间。”“别这么说，你本性不是颓丧的，不应说听天由命这种话。”我伸手与他握一握。

“我们仍然是朋友，仍然可以去吃日本菜或法国菜。”“当然。”我应允着，但是非常怀疑。

我下班，他送我，在他的车子里，我得到暂时的休息。我闭上双眼，把头枕在车垫上。

我不知道是否每个人都象我这么疲倦，这么不东，这么不顺，相信一大半的人如是，但是大家都挣扎着生活下去，活得好好的，努力遮掩苍白的心，装起笑脸，过了一日又一日。而我，真是疲态毕露。

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并没有带来若干兴奋，老生常谈，换汤不换药，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日出日落，昭华不再。

“你不舒服？”萧问。

“还好，只是累。”“不要紧，全是一条曲折的道路，每一个路口都有新的机会。”他鼓励我。

我只好微笑。

（全文完）

乐园

作者：亦舒

我这个人童心未泯每年必去迪斯尼乐园玩耍，渐渐也觉得乏味，不过仍然每年单刀赴会——因为其他的朋友认为此举过分天真已不感兴趣。

气氛还是很好的。

游客众多，孩子们快乐之难以掩饰，跳着叫着，尽兴玩耍。游乐场游戏花式多，场地又干净，难怪他们那么开心，真的，能够令孩子们欢笑，是一大德政。

我通常在迪斯尼旅馆住一晚，看“小铃叮”在天空放了烟花才走。小飞侠与小铃叮是我心爱的卡通人物。

我的童年过得并不愉快，父母亲极早离异，母亲很少来探我，孩提时期应有的温馨都享受不到，因此长大成人，还很留恋儿时一切，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驾车抵达的时候是下午，先把简单的行李搁旅馆房间，然后淋个浴，开始我一年一度之狂欢。

小张曾经笑我，“往拉斯维加斯是同样时间的旅程，但是纯情小生的绰号不胫而走。

买了一叠厚厚的入场券，我先到凉亭去吃一个大大的香蕉船冰淇淋。

一个小女孩坐到我面前来。

“嗨。”她说。

我从没见过那么美丽的小女孩。

她大概六七年纪，头发是天然曲的，整齐地梳两角辫子，穿白色小T恤，牛仔裤，一双凉鞋，手中拿着米奇老鼠帽子。

“嗨。”我说。

“请我吃香蕉船？”她提议。

“没问题。”我替她叫了客香蕉船。

她的家长一定在附近，我四周围看了看。

“你是跟谁来的？”我问道。

“嗯，妈妈带我来。”“喜欢这里吗？”我问。

“喜欢，刚才我们坐过山车，哗，真刺激。”她形容着，“我拼命尖叫，每个人都尖叫。”我忍不住笑，她似一只活动洋娃娃，怪不得有些人那么喜欢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宝宝。”她眨眨大眼睛。

“正式名字呢？念书时学校用的那个。”“我姓甘，叫宝宝。”“哦，原来是甘小姐，我可以叫你宝宝吗？”“当然可以。”她大口大口地吃冰淇淋。“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伍安真。”“啊，伍叔叔。”“对了。”我讶异于她的机灵。

这么小便这么似一个大人，现在的孩子真了不起。

吃完后我们俩擦擦嘴，我说：“宝宝，再见。”她跳下椅子，追随在我身后。

“咦，你别跟着呀，你妈妈呢？”“我们走失了，我最后一次见是在半小时之前。宝宝晃着头看她腕上戴的米奇老鼠花表。

“我的天！”我惊呼，“你为什么不早说？”“妈妈说，遇事不要惊慌失措。”她说。

我啼笑皆非。

“快，跟我来，我领你去寻人处。”我拉起她的手，匆匆地走出凉亭。

经过棉花糖档，她又要看，我只好买一枝给她。偏偏马路上又遇到白雪公主与七矮人出巡，她更加津津有味地留恋。

“宝宝，快点走，”我催她，“你妈妈这下恐怕都急疯了。”宝宝的脸一沉，似模似样地说：“她？她才不会急呢！”我诧异，“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她不爱我，她骂我。”宝宝赌气答。

我一把抱起她，“骂你也是为你好，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妈妈，我们要赶快走。”“我喜欢白雪公主。”宝宝仍然气定神闲。

“我喜欢那黑心的巫婆。”我没好气。我时候真会被孩子气死。

到了寻人处，我老远就看见一个华籍少妇焦急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高、苗条、衣着与相貌都与她女儿一样，换句话说，她长得很漂亮。

见到我抱着宝宝，她马上奔过来，“宝宝，吓坏我，这位先生，劳烦你把她送回来。”我放下宝宝，她没有同她母亲表示亲热。

那少妇怒气中烧骂女儿：“你是故意走失的，是不是？从没见过象这么坏的孩子。”我开解：“好了，好了，慢慢教她。”那少妇忽然悲从中来，用手帕掩着脸哭起来。

我大惊失色，哪个男人不怕女人哭？我立刻说：“宝宝，你看，气得妈妈哭了，还不向妈妈道歉？”宝宝也吓住，连扑过去：“妈妈你请别生气，是宝宝不好，妈妈——”她也揉着眼睛哇哇哭起来。

要命，两个女人一起哭，你说怎么办？我只好默默不作声，坐在一旁。

是那少妇先停止流泪，把宝宝搂在怀中，这个时候宝宝也累了，只是抽噎。

那少妇说：“这位先生，谢谢你把她带回来。”“别客气，”我说：“应该的。”宝宝累得走不动，又说脚痛。

少妇无奈地说：“走一阵我们就到停车场了，来。”我说：“由我来背她吧。”我一把背起宝宝。

“这孩子……”少妇叹口气。

我说：“我叫伍安真。”“伍先生，”她说：“真不好意思。”我边走边说：“你们是坐游览车来的？”“不，我们是当地人，伍先生，阻你游兴，才叫人惭愧呢。”“我也是当地人，”我说；“所以你别客气，我在此地租了一间房间，不妨让宝宝洗把脸，睡一会儿，你说怎么样？”少妇婉拒，“不好吧。”

我不言语，中国人确是保守得多。

我把宝宝背到停车场，她已经睡着。

少妇开了车门，我把宝宝放下在后座，一摸她的手心，好烫。

我连接她的额头，扬起一条眉，“太太，你孩子发烧。”少妇急忙过来用手试验，“哎唷。”“还是到我房间去躺下叫医生吧，太太，你放心，我是正经人。”少妇到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只好点点头。

我抱起宝宝往回走。

“太麻烦你了。”秀丽的脸上很多忧虑。

“助人为快乐之本。”“我一直没发觉她有热度。”“小孩子的病，说来就来，非常之快，而且病的时候脾气多数极坏。”我有深意地说。

少妇沉默地跟在我身后。我仍然不知她的姓名。

到了房间，我放下宝宝后第一件事便是找医生来出诊。

随后便用湿毛巾替宝宝洗把脸。

少妇说：“伍先生，你真的会照顾人，你自己也有孩子吧？”我微笑，“我还没有结婚呢。”她马上低下头，“呵，我猜错了。”我觉得她无论说什么，都带着无限歉意，这是极度欠缺自信心的表示。

我必需额外小心对待这两母女。

我斟一杯水给她，同时扭开无线电，希望轻音乐可以使她松弛一点。

她果然没那么紧张，她自我介绍说：“呵，我忘了，伍先生，我姓甘。”宝宝说过她姓甘。“甘太太。”“不，”她迟疑一下，“我自己姓甘。”我扬起一条眉，女儿跟她的姓字？在今日也不稀奇，破碎的婚姻造成太多奇怪的事。

我暗暗叹口气，这里面有个辛酸的故事吧，这么年轻貌美的母亲，这么漂亮的小女孩。

医生很快地赶到，诊视了宝宝，宝宝只是普通的发烧，怕是疲倦引起的，经过注射及服药，睡得更稳。

我说：“现在可以让她睡一觉，也可以开车回家，她不会有什事的。”她考虑一会儿，“我们还是留下来吧，我怕坐长途车，她会受不了，我们住圣荷塞，比较远。”“那也好，照我所知，这里还有许多空房间。”“伍先生，你是第一次来玩？”她问。

“许多次了。”我答。

“我们是第一次。”“是移民吗？”“是。”她说：“我跟父母住，带了宝宝过来才一年，”她忽然坦白起来，“我是离了婚才过来的。”我淡淡地应，“呵，生活习惯吗？”“很好，”果然她没有那么警惕，“小镇的人很和蔼可亲，拍子也比香港慢，很适合我，我在银行找到这份工作，虽然闷一点，是帮我消磨时间。就是这个孩子……令我心烦。”我温柔地说：“孩子是顽皮点。”“她的外公外婆不喜欢她。当初他们不赞成这个婚事，所以现在也不疼宝宝，况且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如此古灵精怪，唉。”“环境也有影响，”我安慰她，“过一阵子，她在学校有了朋友，渐渐忘记不愉快的，一切就不同了，人生中每个阶段都充满困难，需要克服，你说是不是？”她说：“你是陌生人，我竟对你说了这么多……”我摆摆手，“人生何处不相逢，我不是八股先生，大家谈得来，何妨多谈一。”“麻烦你替我看着宝宝，我去订间房间。”“好，没问题。”她出去。

她办事能力很高，才十五分钟便取着锁匙回来。

她说：“伍先生，我们母女俩没事了，不妨碍你的时间。”“哪里话。”

我说。

她抱起宝宝。

我摸宝宝的手，发觉热度已经正常，孩子们真神秘，从发烧到退烧，才个多小时。

做人父母，真不容易，而母兼父职，更加困难。

我不是不同情这少妇的。

我陪她回房，宝宝已经醒来，嚷口渴。

我喂她水喝。

连自己都没想到会是一个好保姆。

我告辞，让她们休息。

我自己到广场逛了一阵子，坐了过山车，到小世界去游一转，入了鬼屋，与美人鱼招手，跟海盗打交道，又观看了早期米奇老鼠影片，跟机械鹦鹉说一阵对白，简直乐不可支，买了一大堆七彩汽球，看看时间，甘氏母女也该打过中觉，我便去探访她们。

宝宝看见汽球很高兴，她母亲的气色也比较好，都对我表示欢迎。

我说：“该用晚饭了，待我去叫吃的。”甘女士这个时候才说：“饿坏我了。”长长松口气。

我叫了很丰富的饭餐，另外有易消化的食物给宝宝。

我偷偷问宝宝，“你妈妈叫什么名字？”“甘羽，羽毛的羽。”我点点头。

于是一顿晚饭就吃得比较融洽，我不停制造气氛，“甘羽，把芥辣递给我。宝宝，别走来走去，你尚需要休息。叫我的名字即可，不必先生长先生短。”吃完饭大家就混熟了。

宝宝吃完药又睡起来。

甘羽说：“听说迪斯尼乐园晚上有烟花。”“是的，今天晚上放，十二点正。”“烟花很美，很短暂，人生象烟花。”我笑：“人生既长又丑，才不象烟花。”她也开怀地笑起来，“你这个人，真有点意思。”“我喜欢孩子，我是个心理医生，专门应付弱智儿童。”“啊。”她讶异。

“一般人见了弱智儿童，不是害怕，就是伤心，但是相信我，他们有他们的世界，他们象正常人一样，需要爱。”“这真是伟大的职业。”她低呼。

“不不，”我拍拍她的手臂，“决不伟大，只不过我有兴趣而已。”她微笑不语。

我们有那么一刹那地沉默。

然后我惋惜地说：“你们都没好好地逛这个地方，什么时候走。”“让宝宝休息到明天就走。”我点点头，“家在圣荷塞，开三个钟头的车就到了。”“快车。”她微笑，“你呢，住哪一头？”“三藩市。”“比我近。”“你们如果不急着回去，就由我作向导，带你们走那些出名的街道。”她说：“到了一年，还如个乡下人似的，我本来也有计划，等宝宝习惯之后，好让她进寄宿学校，那么我可以搬到一所小公寓去独居，有假期可以到纽约这些大城去走走。”

“不要紧，”我说：“有的是时间。”“你好会安慰人。”微笑。

“根本是，我抵步三年内根本没离开过校园，现在连阿拉斯加都去过，一放假便发愁，不知往哪儿跑才是。”她被我逗笑。

“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转。”我看看表，“来，放烟花的时间到了。”我与她走到门外，刚好天空上爆出金色与红色的花朵。

甘羽赞叹地抬高头欣赏。

她自己还是个孩子哪。孩子生孩子的例子太多。她现在有几岁？二十三、二十四？人们常常被爱情迷错了脑袋。

烟花只放了十分钟。

我说：“听说中国人可以放出亭台楼阁，人物及字样。”“中国人真是天才。”她说。

“夜了。”我说：“睡吧。”她点点头，进房去，掩上门。

我也回自己的房间。这么好的好的女孩子。现在带着孩子到处走，到底是辛苦得多，不比以前，自由自在，最纯情的开头往往带来最不幸的后果，那个时候她若是不坚持生孩子，现在就少个包袱，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孩子，象我这样喜欢。

我觉得生命是中贵的，任何形式的生命都值得珍惜，我能够维持这么客观的感情，不外是因为未曾带过小孩，听说缠人的婴儿最考验的耐性。

年轻而失婚的妈妈……我为甘羽叹口气。

一向很少为陌生人这么担心。

她的父母不谅解好。人有时候最残忍，无论是父母对孩子，丈夫对妻子，常常来一招“我不打算爱你到底”，便将对方打入十八层地狱。

可怜的小母亲。可怜的小女孩。

那天我睡得并不好，为迷糊，一下子就醒了，天已经亮，但外头泳池已传来嬉笑声。

我怕甘氏母女需要照顾，于是自床上跃起，洗干净自己，便到隔壁去敲门。

她们一早就起来了，宝宝扑进我怀中。

“怎么，你完全康复了？”我问她：“昨天你吓坏我。”宝宝很嗲地靠在我怀里。

她母亲微笑说：“早。”精神也好得多。

“一起吃早餐吧，”我建议，“然后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不，我们要走了。”“既来之则安之，”我说：“还没看清楚这块地方就说要走？急什么呢？让我来带着你们，好好地散心。”“太打扰了。”甘羽说。

“没有这样的事。”我板起脸。

“妈妈妈妈，答应他吧，”宝宝轻声央求，“我也想逛逛。”“这孩子。”甘羽带笑责备，可是语气已经松动。

我们一起出发。

甘羽与我堕后，宝宝在前带路。

甘羽与我说：“我管她是管得严一点，可是也是为她好，我不想她学我这么任性。”“你是个任性的人吗？”我看她一眼。

“是的，十七岁那年，说结婚便一定要结婚……”我摇头，“婚姻失败是很平常的，不用自疚，当年你也许是草率了一点，但是许多刻意经营的婚姻，到头来也是失败了，感情是很难说的，你也应该知道，没有人会怪你，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与香港有点分别，将来你就知道。”“伍先生，你真是个好入，”她忽然很激动，“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这么同情的安慰语。”我说：“我本人也来自一个破碎的家庭，你看我，还不是生存下来了？”“谢谢你。”“不要老谢我。”我说：“让我们坐下来，欣赏新奥尔兰的爵士音乐。”宝宝说：“叔叔，你说会有爱丽丝经过这里。”“是的，爱丽丝游仙境的那个爱丽丝，”我丝一比，“真的金发长于这里，很漂亮，”我转躺甘羽，“怎么，你不感兴趣

吗？”“我简直爱煞，”甘羽笑，“在记忆中，我从来没有玩得这么开心过。”我们叫了咖啡与冰淇淋，那日天气极好，宝宝与我挤在一张椅子中，我们就象一家子，其乐融融。

宝宝美得象一朵透明的小花蕾，皮肤吹弹得破，眼睛大而灵活，嘴唇小巧可爱。

我说：“将来谁娶这个女孩子，真有福气。”甘羽笑，“那是多年之后的事了。”宝宝忽然说：“我要嫁人，要嫁伍叔叔这样的人。”我哈哈大笑。

甘羽非常尴尬。

“小孩子就是这么天真，千万不要介意。”我倒反过来安慰甘羽。

甘羽轻轻摇头。

爱丽斯带着白兔，扑克牌皇后巡游经过时，我们鼓掌。

甘羽讶异，“跟真的一模一样！”“我们看大坏狼与三小猪去。”我一手拉她们一个，向前走。“这里是人造仙境，能够使你忘怀过去。”甘羽听了便笑。

单是玩耍，不做任何事，真是非常高兴的事。

我们相处得很好，在我的安排下，很快他们便游遍整个迪斯尼乐园。

我们真的象一家子。

到中午，我们休息过，甘羽正式向我告辞。

我送她们母女上车子。

我给她一张卡片，“找我。”她点点头。

“记得找我。”我再说一次。

宝宝因不舍得我，眼睛红红的。

甘羽发动车子引擎。机器咆吼两声，归于静寂。

“什么事？”我紧张地问：“车子坏了？”“不知道。”她再发动引擎。

车子死寂。

宝宝问：“妈妈，老爷车坏了，我们怎么走？”甘羽看着我苦笑，她说：“祸不单行。”我倒不觉得是祸。

“我送你们。”我很乐意地说。

“要送到圣塞哪。”“有什么关系？”我说：“三千公里也不打紧。”甘羽伏在驾驶盘上笑：“唯一的安慰是出路遇上贵人。”宝宝跟着欢呼起来。

我说：“太汗颜了，一点点小意思，值得你们这么挂齿。”她们母女跳进我的车子，我把车子开往公路。

宝宝在后座唱着儿歌，不一会儿就憩着。我替她盖上毛巾。

我说：“我开两个钟，你开两个钟，好不好？我怕闷得瞌睡。”“当然好，来的时候自己一个人开车，开得腰酸背痛。”她埋怨。

“所以人们结婚了，因为可以分担忧虑。”“是？你把婚姻想得太理想了。”我说：“一次失败，终身裹足？”她“嗤”一声笑出来，“难道还要结十次不成？”“有些人结七次。”“太无耻了。”“我会说：太天真了，但结婚跟无耻有什么关系？”“有些男人是无耻之徒。”“好人总比坏人多。”“伍安真，你真是乐观。”她慨叹。

“有没有感染你。”“有。”“这就是乐观者的可爱。”我沾沾自喜。

“诚然。”甘羽笑道。

“要不要学学我？”我问：“我可以设帐授徒，一星期三次，每次两至三小时，课程是吃喝玩乐，保证一年内毕业，如何？”“伍安真，你真是天下

最可爱的人!”她大笑。

“一言为定?”“我求之不得。”这样就好了，我可以名正言顺地约会她，不怕她推。这些年来我也见过不少女孩子，对同性每个人都会很理智地评头品足，但对异性，大家都讲直觉，不可理喻。

我对甘羽就是这样。除了美貌，她还有其他的优点，例如坦白、天真、爽直。她也是个很坚强的女性，相信我，带着宝宝这样一个小女孩，不是容易的事。

我不会我对她一见钟情，但大有发展余地。

也许我会成为甘家最好的朋友，而不是其他身分，但这样已经足够。

一切听其自然。

到三藩市的时候，我问甘羽要不要到我的小公寓去休息一下，她只犹豫一刻，便答应下来。

我自公路转入市区，十五分钟便转入银行区，宝宝醒来，我与她们母女在家好好地吃了顿丰富的下午茶。

“太好了。”甘羽说：“没想到这次旅行，得到一个好朋友。”她双眼充满激情。

我捧着咖啡说：“人生根本充满意外，坏的好的，我们都得接受下来。”宝宝这天很乖，小孩需要的是爱、注意力与耐性，宝宝得到这几样，自然喜不自禁。

“不好再叫你开车到圣荷塞，太远了。”甘羽说。

“以后反正常常要来，不算什么。”我说。

她凝视我，“我……有孩子，又离了婚……”声音很低。

我耸耸肩，“这又怎么样?”“你家人……”“我父母一早就离了婚，我就是那个孩子。”我笑。

她把宝宝拥在怀里，温柔地笑。

“至少我们可以做好朋友，希望我的咄咄逼人没吓倒你。”“没有。”我点点头。我们三个人有前途。

我有信心。

(全文完)

胡兰成的下作

作者：亦舒央人拿来看毕。我十分孤陋寡闻，根本没听过胡兰成这名字，香港长大的人哪里知道这许多事，恐怕都觉得陌生，所以看过之后觉得这胡某人不上路，张爱玲出了名，马上就是他的老婆，书中满满的爱玲，肉麻下作不堪，这种感觉是读者的感觉，张爱玲或是潇洒的女性，与众不同，不介意有人拿她当宣传。

所谓丈夫，是照顾爱护抚养妻子的人，愿意牺牲为妻子家庭共过一辈子的人，自问做不到这些，最好少自称是人家的丈夫。胡某人与张爱玲在一起的时间前后只两三年，张爱玲今年已经五十六岁，胡某于三十年后心血来潮，忽然出一本这样的书，以张爱玲作标榜，不知道居心何在，读者只觉得上路的男人绝不会自称为“张爱玲的丈夫”。女人频频说“我是某某的太太”，

已经够烦的，何况是这种男人，既然这门事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事，埋在心底作个纪念又何不可。

由此想到作女人是难的，默默无闻做个妻子，迟早变男人口中“我太太不了解我”，挣扎的有名有姓，又被人横加污辱。张爱玲名气大，即使现在出本书叫“我与张爱玲”销路也还是好的。胡某一方面把他与张氏的来龙去脉说了，一方面炫耀他同时的，过去的，之后的女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算是他的老婆，表示他娶过的不止张爱玲一女，算算日子，胡某现在七十多岁，那种感觉于是更加齷齪，完全是老而不死是为贼，使人欲呕。

近年来我的脾气真是好得不得了，是以杂文更加淡而无味，一派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样子。可是这一次真动了气，连带非常厌恶半桶子水所谓写作的人，连自己也讨厌到极点，小说搁在那里是决写不下去了。不管张爱玲本人的心思怎样，勿理她是不是当时年少无知，反正如果她选的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决不会有今天这种事。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对母亲说：“怎么天下有你福气这么好的女人。”说的真是实话，此刻只觉得张爱玲文章写得再好，心地再宽清磊落，她的幸福也决不是中国或全世界女人传统的幸福。

摘自，出版于 1985年。

完

寻找失猫

亦舒

子扬清晨开车去上班一出小路在街角的红灯前停下，便看到那张报纸大小的告示。

它被人钉在灯柱上大字标题五千元奖金子扬心想甚么事不由得探头出去看个究竟。

“寻找灰色大雄猫左前腿上有秃斑名叫巨熊有它的踪迹请电九二四二三四六找马太太”。

这时灯号转绿色子扬只得把车驶走。

她也养过猫知道事主的心情不禁惻然。

照说一支猫不过是一支猫通街都是野猫防止虐畜会不知多少被人遗弃的小动物有待领养宠物店有的是名种猫。

为甚么要费劲寻找一支那么普通的失猫只有一个答案主人与它有极深厚的感情。

子扬十二三岁时也是猫主人那是一支瘦小的花猫半年後走失子扬哭了许久。

之後她心灰意冷一直没有再饲养任何宠物连一缸金鱼一支小鸟也没有。

到了公司一头栽进工作也把事情忘却一半。

下了班回家淋过浴取起区报看看有甚么事发生在扉页又见到同一广告。

“寻找失猫奖金五千元”。

这次还附有巨熊的彩色照片。

它圆头大耳胖嘟嘟是支老猫看样子已有十多岁主人已与它相处一段长日子。

子扬放下报纸看著天花板。

是一位老太太在寻找失猫吗一定是年轻人无论遇到快乐事或伤心事转瞬即忘只有老年人才会耿耿於怀放在心中。

她把寻找失猫的启示剪下贴在冰箱上。

接著数日子扬在街上总是留意有无巨熊那样的流浪猫。

一无所获。

她与邻居说起这件事。

附近的太太都摇头“没见过。”“也许已经找到了。”“为甚么不拨电话去问个究竟呢”“真奇怪费那么大劲找一支猫。”比这更无聊的是王子扬为人家的失猫操心。

子扬独身未婚有一份高尚的职业她是执业会计师工馀无嗜好过了二十五岁渐渐寂寞所以大把时间管闲事。

倘若已婚有两个小孩一定忙得晕头转向吧。

子扬也向往组织家庭只是那个人久未出现。

过一日她终於忍不住拨电话找猫主人。

不出所料应电话正是老妇人的声音。

子扬说“我找马太太询问巨熊的消息。”对方停一停“你找到巨熊”“我没见过它我想得到更多资料。”“你是记者”“不我不是记者你们还没找到巨熊”“没有”声音有点伤感“已经半个月了。”“还有希望。”“真不晓得怎样向小振交代。”“小振”“我七岁的孙子自幼残障坐轮椅巨熊是他伴侣。”子扬一颗心像大石掉进海。

“马太太我可以来探访你吗”“你是福利署人员”“不我只是普通市民。”

“有甚么事呢”马太太有点疑心。

“没有事我姓王是好人请放心。”连老太太都笑了谁会直认自己是坏人“我们住在尹伊街十号。”“我下了班即来。”子扬提早半小时下班她先到书店选了几本益智儿童书籍再去挑了一篮水果然後驾车往尹伊街。

来开门的正是马老太精神奕奕打扮得体看样子很会照顾自己。

这叫子扬放心。

“是王小姐请进来。”子扬听到她身後有人问“找到巨熊了吗”一个小男孩推著轮椅过来。

子扬看见一张可爱的小面孔十分焦虑可是仍抱著希望。

怜爱之意该刹那间在子扬心中萌芽。

“小振吗他们一定会找到巨熊。”小孩笑笑看著她“你是哪一位”子扬放下礼物“我是你的邻居。”马老太太说“王小姐你毋需带这许多礼物过来。”子扬笑“小意思总不能空手来。”室内十分洁净可是好似只得一老一小在此居住。

子扬问“巨熊在甚么情形之下失踪”“那是个星期一早上起来已经不见它。”“从前走失过吗”“十二年来从未试过。”“它的年纪很大了。”“所以更叫人担心。”“有些动物的特性是自知不久人世会得自行躲匿起来。”小振一听立刻低下头。